

熱 土

田農著



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 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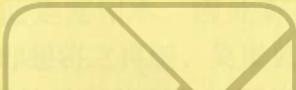
田英成（田農）

田農，原名田英成。1940年6月生于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祖籍福建詔安。資深報人、作家、歷史學者。

長期從事文化工作，在砂拉越出任多間華文報章主筆與總編輯。從報界退役後，在吉隆坡數間大專院校任教，講授中國近現代史，馬來西亞華人史及新聞評論等課程。

1956年開始寫作。迄今已出版著作十多部。包括、詩集、文學史、政治評論、歷史研究等。





《热土》自序

《子夜诗抄》这本诗集，是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交由香港汉学出版社所刊行的一本诗集。收的诗作由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初。那时因身居香港，部份早年诗作已散失而未收入。

此诗集出版迄今已数十年，每有友人索讨，但已无存书，个人只存的是复印本。因此有友人建议再版，於是在 1996 年即想将之再版，吴岸兄为此还写了篇序文。但个人一直忙於其他事务与别的研究工作，以至一直延误至今。近二十年来，走了许多地方，偶有一些感想，触动心灵，所写下的数十首，与《子夜诗抄》合并，稍增份量，於是就在近期内将之刊行。

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激情与革命的年代，我的诗作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特有的感情与思绪。这些诗作大部分刊登於《新闻报》《拉让文艺》副刊，以及自己主编的“心声”（1958 年）与《文艺生活》月刊（1960-1961 年）。

吴岸在 1996 年所写的序文中回忆当时我们几个对文艺充满热情的青年人，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至今仍难以忘怀。

1962 年杪，局势突变。随着汶莱人民党的起义事变，处于英殖民地统治的砂拉越，反殖力量面对镇压与大逮捕，一时风云变色。而我也早於 1961 年杪远赴香港深造。浪迹异乡，只写些短诗。笔下有的是苦闷与怀乡的情绪。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已搁下诗笔。那时在报界任职、编辑与撰述政论，间中偶作些华族历史研究工作，精力几乎用尽，诗意盪然。

本书所收 90 年之后所作，多数是些对时局的感触、旅途的感怀，收集於此对人生存些记录。

吴岸兄於 1996 年所作序文，及其赠诗同时收入，从中也可观测我们那个时代留下的足迹。数十年也只是一瞬间，同时代写作的同学与朋友，不少经已作古，活着的也已迈入晚年。本书也为他们留下记念与回忆。

附录两篇，乃老朋友徐然及妻子佳容所作，谨此致谢。

生活在这常年炎热的炎荒地帶，人民固然热爱这片热土，也应实际行动促进它的改革与进步。书名《热土》，寄意我对这片土地的深爱。

2010 年 4 月

回看青春光闪——

序田農诗集《子夜诗抄》

吴岸

《子夜诗抄》是田農先生青年时代的一本自选诗集，一九六五年在香港出版。集中所收的诗，起于一九五六年，迄至一九六二年，当时作者所采用的笔名是田柯。

那已经是三十一年前的事了。三十一年以后的今天，作者将它重新出版。当作者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毫无疑问地表示赞同；当我被邀请为此书写序时，我更感到是义不容辞了。我是有理由这样说的。

田農原名田英成。他写作《子夜诗抄》的年代，也正是我写《盾上的诗篇》的年代，岂止是同一个年代而已，我们还是一起写作的，虽然我起步比他早了两三年。

记得那时我二十岁，他大约只有十七岁。我们都是古晋中华中学的校友，但是我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初中三年后就离开母校。他应该还在低年级，但也因此印象中似乎这之前未曾谋面。一九五六年，我转校到

英文学校，开始在报刊上投稿，因为都喜爱写作，便和几位还在求学中的青少年文友认识，其中一位年纪最轻且才气横溢的，就是田農。那时他的笔名是吴韬。印象中，他除了喜欢诗歌，还喜欢写杂文，他的笔名似乎受了中国杂文家唐韬的影响。

认识以后，我们几个对文艺充满热情的青少年，便组成一个文学小组，每星期集会一次。我们以巴人的《文学论稿》为课本，进行自修。为了主讲课文，我往往还临时抱佛脚地硬剥生吞书中的理论。大概在五七年，我们开始协助《新闻报》编辑《拉让文艺》副刊。我们的作品，也在那副刊上发表。

回想起当时我们对文艺的那份热情，简直难以相信，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你看：

“我的记忆是 / 寂静的子夜 / 希望呵 / 堕入异乡 / 在黎明前的一刻 / 踏着燃起的火焰 / 我看见了 / 光中有明天”——《红的黎明》

而这正是十六岁时的田農的诗句。

我们也都有着共同的对人类和社会的近乎过分的

关怀：

“太阳吐着黄色的光芒 / 给躺在道上的遗骸 / 披上一幅新装 / ……又有谁知道 / 他的枯骨 / 将射出控诉的光芒 / ” …《遗骸》

一九五八年正是砂劳越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年轻的我们都受到了冲击，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中：

“今夜，我们开会 / 我们的心在跳 / 跳在简陋的屋所 / 风雨却在屋顶上叫 / 不同肤色的兄弟 / 操着不同的语言 / 但大家很清楚地听着 / 我要争取三八制 / ” ——《我们开会》

我们一道背起简单的行李，走进祖国的山村原野，访问达雅人的长屋。我们都一样热爱祖国的山川，向往无边的大海，行吟在滔滔的拉让江畔……

我们也有同样的年轻人的无名的忧郁和哀愁。说真的，田農虽然比我年轻，忧郁感却比我重，郁达夫和刘半农似乎给他更多的感染，有时甚至还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他这样感叹：

“我在微雨中踱步 / 踱步于苍茫的路 / 苍茫的是路 / 苍茫的是雾 / 苍茫的是曲折的人生道路 / ”——《旅人》

一九六二年以后，作者到香港念大学，便不再写诗了。三十多年来他主要从事报章社论与文史写作，《子夜诗抄》于是也就成了绝唱。

但是不论这些诗作如何带着年轻作者难免的不足之处，我一直以为，《子夜诗抄》中的诗作，是作为诗人的田農的青春闪光，代表着作者在文学上的最灿烂的时刻，虽然它是那么的短暂，但其中所体现的时代性、地方性和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和忧郁，则不论从砂劳越社会历史或砂劳越华文文学发展历史角度来审视，都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和地位。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是砂华文学蓬勃萌发的时期，年轻的诗人也真不少。活跃的如阿沙漫（邓裕强）、沙海（孙春德）、平环（周启明）、卡斯特（郑会石），他们现在都在政界或商界，不再涉及文学了。当时才华出众的萧南（温振南）和白金（刘汉枝），则已谢世。至今协同我在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中坚持写作的，只有近年复出的田宁（田国清），再则便是田農了。

去年，田農完成了《砂华文学史初稿》，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以治史的途径对他年轻时追求的文学的另一种贡献了。再版的这本《子夜诗抄》，也增添了作者较后的若干诗作，这是否也透露了一点作者有意复出诗坛的讯息呢？我且等待着。

1996年4月26日古晋葛团

附诗《饮酒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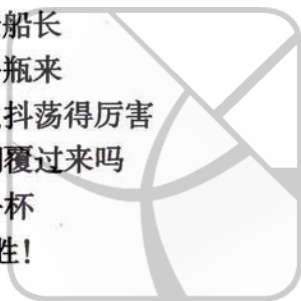
饮酒赋

诗赠田農兄

今夜我为你饮下一个大海
看群星升起在眼角
晚潮溅拍着太阳穴
桅樯晃荡了
风帆满了
我们启航
自这小小的
白巾餐桌

你的脸红得像苹果
你是我初恋的情人
还记得当年我们的歌声吗
嘹亮昂扬
让我们再一道高唱远航之歌
划呀划呀乘风破浪……
再来一杯
啊呀呀你看你
怎么满头都是
白浪花
前面那陆地
一定是我们的希望之岛
沙滩上曾有金色的篝火
有我们的欢笑
再来一杯
让我们旧地重临
看看篝火中你的舞姿
这道是什么菜呀
白鲳？龙虾
怎么遍地都是
贝壳残骸？

听说沙巴东海外
有座珊瑚岛
红岩玉树
胜似海市蜃楼
一万年只浮现一次
趁今夜风狂雨暴
让我们一同前往
我们曾经沧海
我们都是老船长
来！再拿一瓶来
这船儿怎么抖荡得厉害
这大海要翻覆过来吗
来！再来一杯
饮 胜！





目录

《热土》 自序

回看青春光闪

序田農诗集《子夜诗抄》(1996) 吴岸

【第一辑（1956 - 1970）】

- 1 红的黎明
- 2 当谷子金黄的时候
- 6 即景
- 7 遗骸
- 9 春耕
- 10 叩门
- 11 我们开会
- 12 决议
- 13 祝福
- 14 海燕
- 15 远航
- 16 海的悠思
- 19 露天
- 20 囚徒的话
- 21 节日赞歌



- 23 独立之花
24 生活
25 偶拾三篇
 (一) 吉普赛人
 (二) 猎人
 (三) 老人
28 土地底梦
30 浅沼之死
32 画
33 九月的原野
39 拉让江畔
41 手
42 黄昏
45 旅人
46 归
47 都市底冬
48 浓烟
49 山居
50 夜过沙田
51 夜市
53 香港印象
54 山村之夜
55 原野
56 轻抚

- 58 古围
59 海港之夜
60 馄饨档子
61 赠雨亭
63 你好啊，阳光
65 寄韩拍岸
67 荒村

【第二辑（1985—2009）】

- 69 悼魏萌二首
71 柏林围墙倒了
72 怀人
74 同里古镇
75 警钟
77 金银街
78 岩石
79 车过石隆门
81 梦回故园
83 孤雁
84 广场上
85 凤山寺
86 夜访普南老者
88 延安

- 89 松花江畔
91 热土
93 萧红故居凭吊
95 夜的茨厂街

附录

- 96 一瓮久藏醇美的酒
——读田農诗集《子夜诗抄》 徐然
99 《热土》里的激情与憧憬 李佳容





第一輯
(1956 - 1970)

红的黎明

我的记忆是
寂静的子夜
希望呵
——堕入异乡

在黎明前的一刻
踏着燃起的火焰
我看见了
——光中有明天。

1956年9月

当谷子金黄的时候

(一)

河水流着呜咽，
日夜奔向无边。
晚风飘送着椰花的清香，
扑进达雅克少女的鼻腔。

少女望着飞回的野鸟，
呆看归帆收下了渔网。
然而，却看不到久违的情郎，
于是，少女淌下了第一颗泪。

(二)

夜风穿过原始的处女林，
一切已从喧嚣中沉静。
风透进长屋洞开的壁隙，
吹得桌上油灯抖抖欲熄。

达雅克少女颤抖着心，
痴听着情郎的嘱语：
沙尼的泪水在眼角舞踊，
话别了亲爱的茜莉玛。

[我心胸的茜莉玛呵，
白昼已跟着流水长逝。
黑手掠去了我俩往日的理想，
又迫我离开了自己的家园。]

我永远记得，永远记得，
昔日你对我的一片恩情。
我忘不了家乡的山和水，
更忘不了那魔鬼的功绩。

墙上挂着的巴朗，
愿你好好的保存。
待到我来日可耕种，
也可雪一雪我的仇恨。

当谷子金黄的时候，
我将回到这荒凉的村庄。
那时我将在河畔的地方，
为我俩搭起爱情的帐幕。

沙尼吻别了这养育过他的土地，
别了那茂密的丛林和高脚长屋。
别了那久恋的女郎和白发老母，
孤单激愤地行走在夜的椰林中。

(三)

黄昏泛着金色的河水，
风摇曳谷穗垂吻大地。
多彩的晚霞嵌在天边，
蓝天底的一切显得这般柔和。

[别了，亲爱的茜莉玛，
黑手把我俩凄切拆散。
当谷子金黄的时候，
但愿我俩重会于河畔。]

沙尼的话语在她的耳边回响，
但却看不到情郎的踪影。
达雅克少女破碎了底心，
深堪的眼睛凄凉地淌下泪水。

[沙尼，你是被什么迷惑住了，
抑或是已成了炮灰回不了家。
妈妈在等你，被幸福遗弃的人在等你，
沙尼呵，这悲泣的甘榜也在等你。]

河水流着呜咽，
日夜奔向无边。
浪花一个滚过一个，
预示着明天的暴风雨。



1957年4月27日

即 景

远望青山苍翠，
遥看树林蓊蔚，
小路在林野徘徊。

田间谷子金黄，
看达雅克人把腰弯，
此时当是农作忙。

听播谷鸟声语清脆，
抬头看白云飘飘欲坠。
山谷间悠悠流水杂着犬吠，
把黄昏的寂静荡碎。

偶有一两个壮汉走过，
便道一声：[哦，博，加吉尼]。(注)
直到转过林径，
人影消失声也失。

(注) 达雅语：意即朋友，往何处去。

遗骸

太阳吐着黄色的光芒，
给躺在道上的遗骸
披上一幅新装。
这就是那个人的遗骸。
那个佝偻着腰，留着长发
镇日用枯瘦的手
挨门挨户讨饭乞丐的遗骸。
被映得发紫的油腻的破碗，
仍旧侍候在他身旁。
这忠实的守卫者呵
伴过他几许的岁月。
现在他倒下了
他可曾记下生前的幻梦？
苍蝇盘旋在他脓肿的脚，
飞舞在破碗边。
走来的人，走去的人，
哼着鼻子的投他一眼。
因为宇宙少缺了他
又有什么……

然而，又有谁知道，
他的枯骨
将射出控诉的光芒。

1957年8月



春 耕

黑色的天，黑色的溪流，
田畦像被割开来的另一片夜。
黎明的铧铧还未敲起，
一个忧郁的流浪者
此刻撒下希望的种子。

他每天醒得很早，
冒着料峭的山风赶上山岗，
帐望着欲曙的天。
于是，挥着犁铧在黑色的土壤上，
而远远地，晨鸡啼破山村的静寂。

叩 门

黑暗鼓动了翅膀，
大地依然在无止境的饮泣。

苍天悠悠，
这群人，蓬头垢面，
依然撒夜抖擞往前走，
向城市，向荒村……

有谁能点起把火。
照破氛围？

向大地叩门吧，
在这曙色欲来的前夜，
向着长空，吹起黎明底号角。

1958年

我们开会

今夜，我们开会，
我们的心在跳，
跳在简陋的屋所，
风雨却在屋顶上叫

不同肤色的兄弟，
操着不同的言语；
但大家很清楚地听着：
「我们要争取三八制。」

我们讲话，我们表决，
一张长桌找不到一个空缺；
钟鼓楼的钟声通知是夜半，
但会议还是继续着。

会后，我们都笑了，
虽然疲倦已开始占有我们；
为着一个理想，一个目标，
我们要在苦难的岁月跳跃。

决 议

灰暗的灯光返照着四壁，
我们倚身在石板上站立。
时间暗暗地在脚下溜走，
我们在寻求着共同的决议。

头家的威严似虎狼，
督工要想挑拨与离间。
我们不能，不能
让此下策一意孤行。

我们要争取，我们要胜利，
行动时不能孤立，
要取得所有兄弟的力，
但更重要的是不能顾虑。

拳头高高举起，抖着力，
我们要一时一刻的注意。
但时间已迫近明天，
明天将是一个多彩的日子

1956年7月

祝 福

当人们祝福的时候，
她躺倒在阴凉的风雪中。

（死亡，永远是受难者的后路，
而控诉却是反抗的先声。）

一个天地有两样的生活，
有人用泪洗面有人强颜欢笑。

战斗者的枯骨发射出永恒的光芒，
无声的国度已成为火里的凤凰。

生活是一股不停息的激流，
但愿祥林嫂的时代永成记忆。

观影片「祝福」后作

海 燕

船儿在推，
海燕在追；
扑打着一双轻快的翼，
飞，飞，飞！

浪涛敲击着岸崖，
海燕卷进浪涛里；
让千百次的冲激，
把羽毛刷的更洁白。

前后左右茫茫一片水，
它不倦地往前飞，飞！
为了追求自由与阳光，
它突进暴风雨的前方。

1957年9月

远 帆

江水流荡着淡然的月色，
寂静笼罩住孤帆碧影。
旅伴们睡了，打着鼾声，
远帆的疲倦得趁此歇息。

倚着船舷独自地沉思，
数来日悠悠的人生旅程……
当黎明的铙钹敲起时，
我们又得开帆远行。

1958年1月

海的悠思

大海的波涛在我眼下展开，
披着余晖，我独自立在悬崖上。
这儿，青山翠谷沉雄起波浪，
而幽静却锁了山谷和天蓝。

远远地，海水拖曳着归帆，
惊起的海鸥群展翼而飞。
此刻，我悯想起遥古的年代，
让思想的翅膀蘸着回忆的波纹。

哦，你永恒而悠思的大海呵，
怀抱着无边的土地和山陬。
然而，又有谁知道——
你吞去了多少不幸者的躯体。

那儿，余晖染着水面的海底，
是否埋葬埋着我祖先的枯骨？
那日夜狂啸的万顷波涛，
是否航行者幽魂愤怒的冤诉？

哦，那该是久远的年代了，
饥饿伴着恐怖驱赶着你们；
带着痛苦和希望背起行囊，
于是，张起破帆向远方流浪……

然而，不幸永远伴随着穷困，
桅杆倒了，狂涛倾覆……
海葬送了所有的痛苦和希望，
从此，只有余生者的叹息和泪流。

而我，是带着烦忧的痛苦而来的，
带着为土地的寂寞的愁绪而来。
大海呵，此刻我聆听着你底喧响，
让海风吹去我日夜绾住的哀伤。

那边，骷髅蠕动的乐土，
有着多少的哀愁和叹息。
风风雨雨的地方——
人们忍受着同样的命运。

哦，海洋，你闪耀着骄傲的光晕，
日夜倾泻的冲激着岸崖。
哦，海洋，你那永无休止的生命，
能否告诉我个中的奥义？

透过山岩灌木的绿阴，
一只苍鹰腾过灰暗的阴天。
我依然宁立着——
祈待着暴风雨的降临。



1958 年

露天

露天是一个舞台，
一面镜子照着过往的夜客。

桌面摆的是威士忌，
烟气是一道雾。
那刀叉在肉上飞舞
寻乐的是歪了鼻子的异乡人。

闪烁的霓虹灯炬下
映出一堆泥色的脸
醉客、苦力、卖笑的
流浪汉和过路的盗……。

偶然有一两个讨钱的，
伸出痉挛的手，
对着摸不出一分钱的过客
乞求些许的施舍。

囚徒的话

灰暗色的狱门开了又关，
牢狱永远是一片黯淡，
只有狱吏咯咯的皮鞋声，
踏碎了扣留者的心房。

纵使自由是一只苍鹰，
蓝天里有太好的阳光；
然而锁链依然紧紧的，
只有梦里叫着反抗的呼声。

白天、夜晚（日子是这样过的）
狱伴老哼着痠痛的鼾声。
而我，坚起反抗旗帜的，
空让时间敲碎沸腾的心胸。

节日赞歌

平时空旷岑寂的广场上，
今日我们却挤在这儿流汗。

五月的太阳虽然暴热，
但暴热却不比我们底心。

这是为什么，大家如此狂欢，
挤在这儿，让汗水无故地流淌。
请用不着奇怪，也用不着惊慌，
因为今日是我们的伟大节目。

汗水滴在人海的广场上，
广场上也散发着泥土香。

我们，来自城市，来自荒郊，
来自工厂和噪声的机器房……

老的、少的、千百人在此汇集，
千百颗心有千百颗炮弹底力。
而我们的话语呀要飞翔，
让它飞翔于广阔的土地上。

今日我们挤在这儿流汗，
明天赶呼笑向太阳问个早。

1960年5月



凡 01

独立之花

风砂的日子有的是风砂的记忆，
叫大地的脉搏以苦汁营生。

城河永远翻不起生命的巨浪，
一线红曙光滚来又悄悄地去了。

有谁说辛酸的记忆不能抹去，
十月的风此刻已吹遍大地。

黎明的号角赶走了昨夜的疲惫，
让我们跑上山巅摘取独立之花。

再叫历史用血写上新的一页，
明天我们要跳，我们要叫了。

1960年10月

生 活

风沙扬着飞尘，
日子河漾着浊气。

太阳翻滚着热浪，
荡伏着万千个生命。

对于你，生活是过载的担子，
挑压在弯了的腹背上。

当你偶然不慎回头望远了旅程，
双鬓的白发会不留意地嘻笑着。

偶拾三篇

（一）吉卜赛人

吉卜赛人在旷达的冶场上
熔铸着太阳和箭矢。

太阳是光，
箭矢是亮。

而自由
是一支不朽的六弦琴。

他们弹着
永远地倾听自由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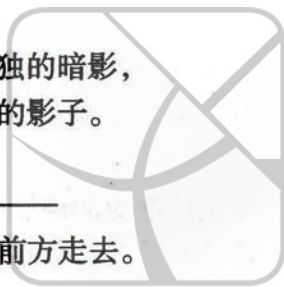
(二) 猎人

苍茫的暮色里，
一双苍鹰掠过旷野。

一个猎人举起枪把，
向着他的目标射击。

树林投下了孤独的暗影，
孤独的是猎人的影子。

暮色更加苍茫——
提着猎物他向前方走去。



(三) 老人

长的日子，短的风沙，
老人沉思地托个下巴。

生活是污秽的泥潭，
葬埋了青春的欢笑和悲哀。

曾说希望是一把火，
如今烧枯了他双鬓的白发。

生命的溪流的额纹，
流淌着的是苦和叹息。

站起来吗？背已经驼，
老人低头望脚下的路。

土地底梦

你睡了，从远古的黑暗边缘，
你睡了，而大地依然在前进。
进步环绕着整个世界，而你沉重的鼾声，
显得异常苦辛，它已延续了无数的岁月。

你那热带的原始森林，和着原始的鼓乐，
永远透不进一线光明……
呵土地，我沉重地呼出你的名字，
灵魂感到一阵甜蜜和寂寞的苦辛。

人们公开地流走了地下的宝藏，
从富饶的金矿到广阔的油田。
或者，当无情的手插上你的血管，
你怎能安睡，沉迷在亚洲边陲之地。

我走遍了漫长的河流和内陆高原，
从嚣嚷的闹市到寂寥的村镇，
我分担你无比的痛苦和些许的欢悦，
用那双被黎明的渴望所灼痛的眼直盼曙色的
到来。

然而，催生的号角叫醒了几百年的好梦，
从源远流长的江河之畔，
到那僻静贫瘠的甘榜，
此刻正奔腾着独立的浪涛。

漫长的黑夜走着漫长的道路，
希望的队伍在艰难中行进。
透过十月的风，解冻的干冰将嘶声开去。
人民望向长空呼出壮丽的彩虹。

那老年的农民荷着犁铧笑向农村，
离了母亲的土地的孩子凯旋而归。
胶林里的桶声将是建设的号鼓，
在你寸土之间有着无限深长的意义。

污浊底河翻滚起腐蚀的历史渣滓，
苦难的人民向长空嘘出了一口气。
土地呵，历史的浪涛正席卷着你，
在我灵魂的深处也流荡着你澎湃的血液。

1960年11月

浅沼之死

鲜红的血洒在战斗的舞台上，
你把生命交给了苦难的日本人民。
刽子手可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
却不能叫千万人降下反抗的旗帜。

漫长的黑夜有的是漫长的记忆，
你走着那古老而艰险的道路。
寻觅的何妨是星空下一把火，
人间的火车头永远昂首前进。

人民是一个血的海、汹涌的海，
苦难的生活叫人竖起反抗之旗。
富士山的烽火于今犹未熄，
战犯们又在偷偷地磨亮刺枪。

在暗夜里，你走在队伍的最前哨，
如今，你倒在人民深深的记忆中，
无数的子民将跨过前驱者的血，
守卫着你倒下的苦难的大地。

附注：浅沼稻次郎氏乃是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的委员长。他在六零年十月十二日于东京的日比谷公会堂发表竞选演说时，被法西斯党徒行刺身亡。为此日本的大学生、工人群起抗议，大举示威游行，并举行追悼会，深深悼念这位有「人间火车头」，「万年书记长」的浅沼氏，日本人民从这血案中将得到新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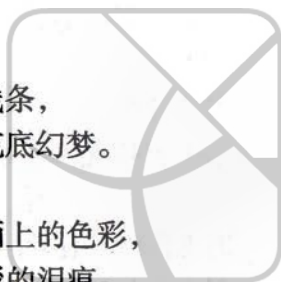
1960年11月

画

在我底国土上，
我曾是一个多梦底画家。
握一管多彩的笔，
素描这多彩的地方。

血是色，
泪是彩。
勾画出抽象的线条，
画上是罗曼蒂克底幻梦。

日子河冲淡了画上的色彩，
残存的只是斑驳的泪痕。
画，褪了色。于是
我毅然将它投入熊熊的火焰。



九月的原野

九月的原野是寂寞的
寂寞的像老人的心

透过丛林
九月的风
摇起了萧飒的荒草
而农夫
当着此刻
怅望着枯黄的稻米

沿着山谷和丘岭
那青葱蓊郁的胡椒树
饮着西风
摇荡着金黄的椒实
(哦，这已不再是往日的情景了)
然而，你可曾料到
贱宜的椒价
付不清肥料和粮食的积债

黄土岗上
荷着犁铧的
是你
那年迈古稀的农夫

走过崎岖的山路
气喘使你的脸色更阴悒
古铜色的腰显得更伛偻

为了生活
你得早出晚归
到远处的芭田耕作
哦，那忘了的恐怖年代呵
你年富力强的儿子
为了不愿意做顺民
反抗的死在日军的刺刀下
日子就是这么挨过去
伴同多病的老妻，相依为命
在凄凉中渡过晚景

九月的原野是寂寞的
寂寞的像老人的心……

越过岗峦
是热带的原始胶林
那乳白的胶汁
哺育者万千的子民
也哺育着这荒漠的土地

每天
当群星还挂在天边
那蚊子嗡嗡的胶林
响起了战鼓般的桶声
早起的人们
已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哦，你达雅兄弟
从那苍白的青春脸上
你该是入学的年龄
为了生活
你得同家人一样的劳动

透过星光
那幼小的女孩
将土油灯札在头上
熟练地割出胶汁

唉

命运永远拨弄着穷困的人们

你那年青的父亲

竟死于穷窘的恶病下

而今

守寡的母亲

负荷着沉重的生活担子

被幸福遗弃的人们呵

生活永远是一曲苦难之歌

九月的原野是寂寞的

寂寞的像老人的心……

走过山径

东歪西斜的茅舍

漏出了苦叹的呻吟

哦，你年迈的农妇

流露着悲苦的神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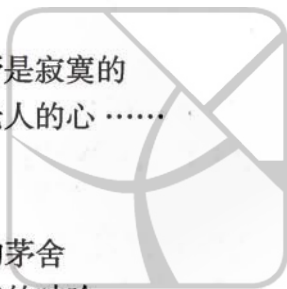
连年的歉收

难挨过今后的日子

而今

一纸传令

迫迁着你久居的家园



那同命运的村民呵
苦难一样降临到他们底身上……

而我
流浪于人生旅途的
命运也不比你们好呵

每天
从慌乱的恶梦中惊醒
背着忧郁的行囊
然后把眼睛掉在繁忙的日子河上
那农村坎坷的山路
也有如我坎坷的生命

九月的原野是寂寞的
寂寞的像老人的心……

九月的风
扬起了河边的蓼草
吹过了荒芜的田畴
薄暮时分
只有过路的野鸦
停留在枯黄的稻穗上

然而

苦难的生活叫人记起：

「生活本身是一场战斗」

九月的风

吹送着悲愤的声浪

撩起了浪人的情怀

而我

一个田园的过客

一步步地踏在荒芜的土地上

向着曙光升起的前方走去……

九月的原野是寂寞的

寂寞里稳伏着 深深的悲愤。

拉让江畔

浓雾凄迷地挂在枯树梢头，
寂寞伴旅人踟躅在拉让江畔。
听着冷风揉碎落叶松的响声，
旅人低沉地哼起流浪的旋曲。

望着平地而起的高楼亭榭，
罪恶盈贯叫人丧失生的意志。
混浊的拉让江上有无数的木船，
江风又吹冷了舟子们的梦幻。

倾听远远飘来夜女的歌唱，
多少的不幸浸淫在酒色里。
倘使日子河流不走污浊的足迹，
愤怒永远遗留在人们的心头。

别说一年又一年的流浪岁月，
旅人的心罩上了夜雾似的轻愁。
道旁的相思树如今已成长，
遗失了底梦让江水悠悠流去。

破屋里漏出了小夜曲的提琴声，
月似的朦胧叫人一曲伤神。
踏着寒风吹下枯树的落叶，
细听住天边黎明渐近的蛩音 ……

1961 年于拉让江畔



手

展现在我眼下的
是一双粗壮底手。
曲折繁密的掌纹，
断定他生活底不凡。

它曾经垦伐过万顷田亩，
撒下几许希望的种子。
它曾经执着有力底武器，
捍卫被蹂躏过底土地。

假如让这一双劳动的手，
安放在一把坚实的锄头下，
拍一张特写底艺术照片，
那是一首短的人类史诗。

人类用智慧丰厚的手，
创造了伟大的时代。
而我们，千万只粗壮底手，
将托出一个明朗的世界。

1961年8月10日

黄 昏

黄昏掠过古旧的城墙，
把隐秘的韵味挂在古老的屋顶。
像一头放浪不羁的野兽，
它把足迹遗留在田野、城市、快车
行人道、枯树、河流和妓女脂粉的脸上。
教堂里流出幽古的芬芳，
而行人，向大街前头移动，
无数的群众向广场汇集。

工厂吐出了最后一道浓烟，
油污的工人伸出了坚实的手臂，
口里说：一天就是这么过。
然后把剩余的劳动力装进扰嚷的机器上。
剥削、压迫、欺骗、苦力的汗
把这城市涂上罪恶的色彩。
而那些人，永远是一头精力过剩的猫，
跳跃在劳动者的脊背上。

黄昏是罪恶的使者，
不放过任何过客的追索。
粉红色的天底下，
蠕动的艳影杂着惑力的舞曲。
那惯于通宵达旦的豪客，
再来一下人生最大的赌注。
然后在酒杯里翻滚出一个天地
不管明天是一个暴风雨的日子。

再把目光停留在穷落的屋檐下，
晦冥的灯光像跳动的心脏。
老的、小的把愁思集在张张的脸上，
忧郁占有了他们最后的时光。
病者，呻吟的低微
是一首小夜曲最凄凉的一段。
一个病人最难挨的时刻，
是在太阳西沉的黄昏光景。

劳动者围集在长长的桌旁，
用一天仅有的休息时间，
讨论着自己的组织和学习。
然后把眼光停留在书本动人的字眼上。
一首激昂的进行曲
便迴荡在他们的耳旁。

黄昏把一切送进黑色的帐幕，
再等待二十四小时后的时光。



8月10日、夜

旅 人

我在微雨中踱步，
踱步于苍茫底路。

苍茫的是路，苍茫的是雾，
苍茫的是曲折的人生道路。

秋风冷冷地吹着袖口，
旅人感到落叶的沉重。

路灯显出了孤独的影，
孤独的是旅人的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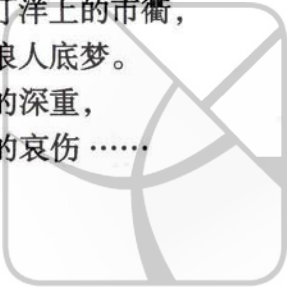
我在微雨中寂寞地踱步，
数落着人生的来路去路。

1961 年杪香港

归

寒夜归来自凄清的街市，
慵倦地躺倒冷化的布床。
孤灯照着瘦长的影子，
我怀想着远方的友人。

流浪到这零仃洋上的市衢，
轻愁罩着流浪人底梦。
念家园苦难的深重，
又增添些许的哀伤……



都市底冬

北风吹去了流浪人底幻梦，
让哀怨留给这恶化的都市。
看着那徘徊街头的难民，
叫人感到这港市的苍老。

木屋里漏出悲怆的呻吟声，
汽车的号叫卷走了残年急景。
这十里洋场底孤岛天堂，
该来一次春风的洗礼。

1961 年杪于九龙

浓 烟

黑的，黑的是浓烟，
屋顶罩盖着云雾，
人们永生活在雾里。

颠波着的沉重的轮子，
蹂躏着大街底胸膛。
那小巷，顶楼，贫民窟，
翻滚着永无休止的生活浊浪，
呵，呵，一切是这样的奔忙……

依傍山腰歪斜底木屋，
永远照不进一丝阳光；
那张张晦晦暗阴愁的脸，
有如梵河画幅的农妇。

都市底烟囱，陋巷底风光，
贱卖的是涂脂抹粉暗媚底脸；
呵，呵，这二十世纪底市衢，
浮沉着人类污涩底血腥……

1962 年香港

山 居

群山围住山居人，
孤独的山，孤独的人。

田畦在山脚下形成八阵图，
困住了永远早出晚归的农人。

群山葬埋了农人世代的枯骨，
默默地，在苍穹下投出暗影。

夏日溪水潺溪，冬日寒风贬肤，
山居人惯常了四季的变幻。

而我，一个永远漂泊的旅人，
日子是——床前明月，枕边的书。

晨听鸟叫，夜听鸟啼，
心似古井的沉哀。

1962 年于锦田

夜过沙田

繁华的闹市已抛在车后，
浓烟散没了夜的朦胧。

火车擒着轨道，
轰隆，轰隆……

沙田的市面已沉寂，
繁华已被浩劫一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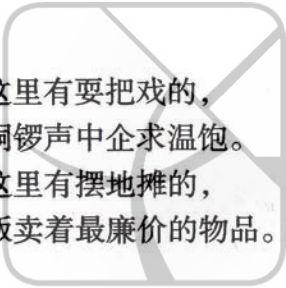
浓雾罩住了孤帆碧影，
月似的朦胧叫人一曲伤神。

远来的旅人帐望着残村，
细听住劫后泣诉的哀鸿。

1962年9月于台风过后

夜 市

五颜六色的灯光，
围绕着五颜六色的过客。
这夜的街市的繁闹，
吵醒了白日过度的沉寂。



这里有耍把戏的，
铜锣声中企求温饱。
这里有摆地摊的，
贩卖着最廉价的物品。

占卦的、无业浪子、乞丐，
但将冷眼看人生。
嘶哑的是街头卖唱的戏子，
唱出一曲哀怨之歌。

街灯照出昏黄的影，
这里出售着贱价的爱情。
倦容满面的劳动者，
最好的时刻是听一段古。

夜的街市如许喧哗，
一切显得忙乱又迷离。
假如你精神有过量的负荷，
不妨到广场听一曲 Sayonara 。



1962 年于九龙

香港印象

呵，呵，这杂乱的人群，
这繁忙的街市……

汽车的叫嚣
Radio 的播放
灯光的蛊惑
人声的扰攘
一切是纸醉金迷
金迷纸醉。

白日的街头有强盗横行，
黑暗的路口有幽灵狞笑……

高的大厦，
低的木屋，
贫民的凄哀，
绅士的欢笑……
这人生的舞台上
扮演着一出闹剧。

呵，呵，这维多利亚海港
永远洗不尽混浊的铅华……

1962 年香港

山村之夜

风

在胶林中唢哨
屋檐的亚答叶
被风吹得在空中飞舞。

狗

吠着池中的星星
把孩子吓得
直伸长耳朵。

疲劳了一天的大人
和小孩同躺在木板床上
舒展着疲酸脚
在这凄情的黑夜里
他们在积蓄着力量
鸡啼以前
他们又要上
蚊子成群的胶林。

1957年9月

原 野

原野上，原野上一片静寂，
树林沐浴在黑色的空气里。

人声，脚步声踏过泥泞的村道，
前进在追击着的犬吠声中。
那远远林野里，闪着萤光，
可是还没睡熟的村民之火？

在这神秘夜的大自然景象中，
最凄哀的莫过于悠悠的夜鸣虫。
夜行者跋涉在坎坷的黑路，
朝曙光升起的方向走去。

1958 年

轻 抚

从心底深处并发出的温暖，
我用我柔软的手，
轻抚着这片广阔的土地，
这儿亲切、明朗、永恒的生机。

往日，这曾是血战的山河，
山峰积雪盖不住愤怒的脚印，
江河的暴风雨啊日夜翻滚，
血泪汇成的河流激荡着古老的城墙。

然而，十年啦，
十年的时间不算长，
如今这儿歌声嘹亮。
稻浪翻起愉快的波浪，
在建设工地上，人们迈进。

在梦的国度里，我骋思着，
佩上宝剑，我是一个勇敢的骑士，
骑着马儿行走在这广大的土地上，
走遍天涯海角，野谷幽林，
去听学堂喃喃的读书声。

或者到工厂去，田间、部队，
去参加时刻的劳动，
去经历工作艰辛与欢悦。
而且，用充沛的脑力去思考，
世界、人类、社会的远景。

然而，十年啦，
在世界这一角，在我的家乡，
我依然行走在这荒凉的土地上。
让时间的蛀虫啃噬着生命，
在波涛冲击的南中海之边，
我仰脸望天，黑暗拉长了人影。
或者用理想与希望，
去构思一幅社会远景图案。

如今，土地已苏醒，队伍在行进，
在黎明到来之前，
我将是人群中勇敢的一员。

1960年6月26日

古 围

古围底梦是忧郁的，
忧郁的似古围的色调。

这里有被遗忘的人家，
剩些无聊的岁月，没落的悲哀。

狗躺在巷子里，猪打着鼾，
古铜色的夕阳烘着蹒跚的老牛。

枯瘦的农妇，污秽底小孩，
乞求着过客多余的施舍。

古围被遗忘在没落的年代里，
晚祷的钟音是如许的凄清。

1964 年过锦田吉庆围，时正暮秋

海 港 之 夜

雾封锁着海港

迷蒙的是夜
迷蒙的是路
望太平山下的光晕
蛊惑着这迷蒙的大地。

港湾汽笛的嗥叫
刺不破这迷离的世界
吉普赛人悠悠的七弦琴
永远弹不尽人间的凄怨。

夜如许的朦胧
夜如是的倥偬
电车道上有倏忽的人影
夜已深沉，深沉……

1965 年於跑马地旧居

馄饨档子

夜的土瓜湾
从陋巷传来
孤寂的梆子声

是卖馄饨面的吗
夜夜如常敲击的梆子
震荡着不眠的心
梆子声诉说着
岁月的忧患

寒风的夜晚
你盼望着
一扇门打开了
倾出人间些许暖意

夜的土瓜湾
已失去白日的喧嚣
海港冷飒的风
吹袭着人间的空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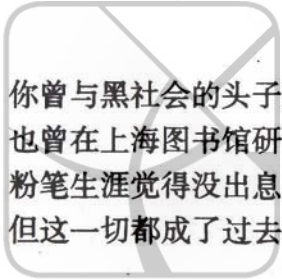


1965 年

六十年代初，住在九龙土瓜湾区，每夜都有卖馄饨的档子，敲着梆子迎来顾客。

赠雨亭

我们都曾在南方的大港栖息，
你说你已有丝丝的倦意。
说是孤雁落平沙，
我们都曾在午夜的梦中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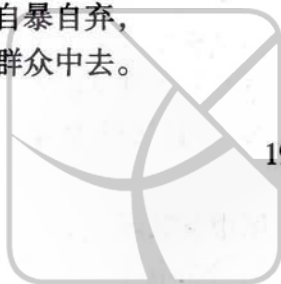


你曾与黑社会的头子交游把臂，
也曾在上海图书馆研读古书旧籍。
粉笔生涯觉得没出息，
但这一切都成了过去。

到群众中去是你的主意，
于是又拿起了早锈的笔。
你说这是人生最有意义的时刻，
抛弃了小布尔乔亚的旧气息。

家园的不和使你痛苦，
丑恶的现实叫你愤激。
于是流浪的琴弦又拉起，
再回到这人情冷酷的海隅。

认生的道路本不易走，
其间充满着云诡波谲
我看我们不该自暴自弃，
终究还得回到群众中去。



1965 年稿

你好啊，阳光

黎明的脚步声
划破了黑暗的天幕
从那遥远的天边
太阳向我们奔来。

你好啊，阳光
迎接你的到来
草原与森林苏醒了
高山与河流苏醒了。

城市在喧嚣
马路在喧嚣
工厂在喧嚣
迎接你的到来

早起的人们
为一天的开始而忙活
工人到工厂劳动
农人到田间耕作

你好啊，阳光母亲
在你温热哺育下
年青人怀着理想
奔向生活的疆场。

到最底层的社会去
去经历苦难与艰辛
到汹涌的人生海洋
去经历波涛与风暴的洗礼。

长年沉重的生活担子
已擦亮了人们的双眼
劳动人民为了未来
为挣开枷锁而斗争。

生命原是一场战斗
你不能逃避与悔恨
别辜负这美好的时光
充实你的脑袋，锻练你的身体。

你好啊，阳光
你这大自然的母亲
我这颗长时忧郁的心
也为迎接你的到来而欢呼！

1967 年杪

寄韩拍岸

已经有七年不曾见面，
七年的时光只是一现。
漫说世事如烟如云，
人生的舞台只落得瓦砾片片。

我说我是一个多舛的 Outcast，
而你却自喻为不幸的行脚僧。
这世界原本无坦途可走，
随处是陷阱和莫名的凄怨。

跨洋过海你要到异域去寻宝，
想在知识的宝藏开采一克镭。
而你笔下描摹的一只苍鹰，
如今却掉在生活的泥潭里。

我曾觅居弥敦道的闹市，
也曾困居山隅的锦田。
而今重蹈这苦难的炎荒地带，
拖儿带女叫人啼笑皆非。

田纳西州有着广阔的天地，
你却喜欢穿插于陋巷和贫民窖。
兰士敦休士的尼格罗河之歌凄怨，
你却偏爱于惠特忧的草叶集。

星条旗下展示着金光灿灿，
黑人却苦求不到黑面包果腹。
你说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行动起来是最好的注脚。

你明天见到是寂寥的旷野，
这儿却布满着荒凉的椒园。
苦难的地带总有诉不尽的哀曲，
看我们能否留下新的生命痕迹。

而今自由神前竖起爱自由的旗帜，
砂劳越河的潮汛已涨上了岸。
说生命是一场坚忍的战斗，
黎明前让我们伸直了腰。

1969年10月

荒 村

日头落在山坳上，
黄昏徘徊在枯树梢头。
荷锄的农夫匆忙赶回，
接受检查返回村屋。（注）

这里曾是欢乐的村庄，
战乱使它失去欢颜。
农人背负生活的重担，
铁丝网外不再有明朗的天。

那干枯的胡椒树，
是否中了病毒魔咒。
鸟儿不再飞来栖息，
只有溪水不停的呜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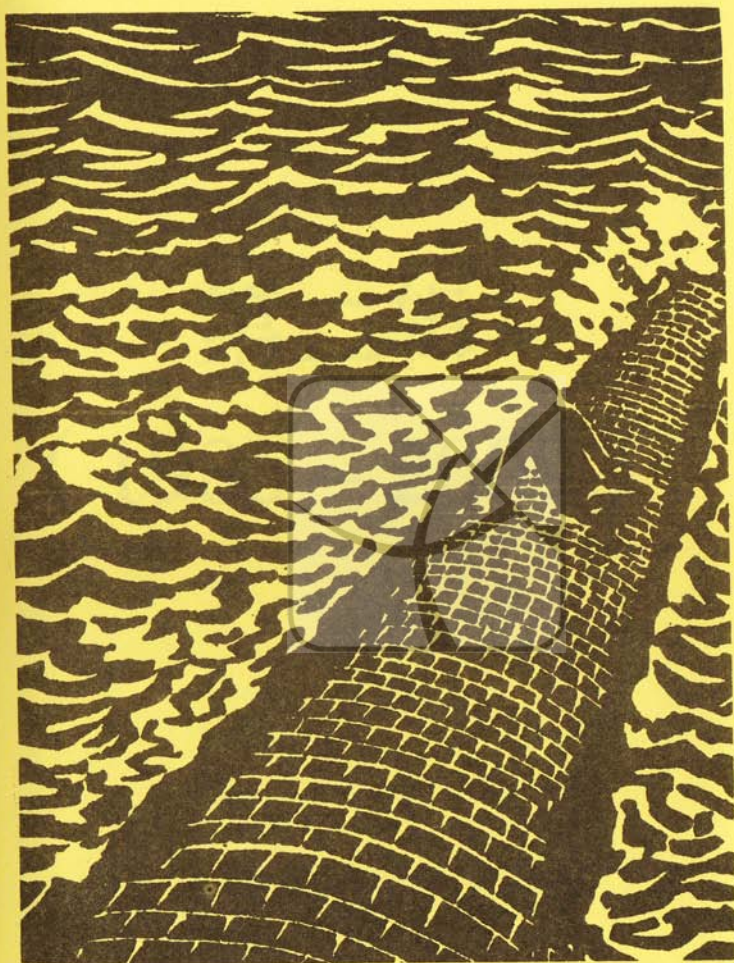
夜里村屋外有幢幢暗影，
一弯恐惧的月挂在天边。
狗吠和着小孩的哭声，
慌乱了大人苦梦与心肠。

苦难什么时候可以终结，
农人们无语问苍天。
然而愤怒已埋在众人心头，
总有一天会爆出不熄的火光。

1969 年
1988 年重修

(注) 六十年代初，砂拉越反大马成立的武装斗争持续，联盟政权为防止乡村村民支援砂共武装份子。在古晋西连公路的数个村镇实行戒严，并以铁丝网围起村庄，村民出入皆得受检查，类似五十年代初马来半岛的华人新村。







第二輯

第二輯

(1985 - 2009)

悼魏萌二首

(一)

五月的园子，
树荫下荒草凄凄，
偶有鸟儿栖息。

篱门的锁也锈了，
是主人远去未归吗，
伤心的妻儿倚门空望。

小楼友朋欢聚的幻影，
如今只留下片片叹息，
「明天」不再有灿烂的欢笑。

就说人生是一道艰难的旅程，
老魏呵！你就如此突然走了，
我只能来到墓塚向你拜祭。

1987 年

(二)

日落黄昏，归鸦无语
来到你墓前献上一束山茶花。
三百六十五个独眠的日子
你仍在沉思构想吗？

世事原就难以预料
悲欢离合总无情。
或许早走是一种定数
又何须再埋怨命运的无常。

日子河流淌着混浊的水
山村寂寂，从此不见欢颜。
而我，一个孤独的旅人
灯影零落，相隔岂止是天涯。

1990年5月美里

柏林围墙倒了

这堵黑墙终于倒了
是愤怒的吼声将之击倒
是人民的手推倒它
是自由的浪潮冲垮它

希特勒的野心制造了战争
战争摧毁了国家
强权分裂了国家

无数为寻求自由者
横尸在国墙下
自由已深深被践踏

热血洒尽，大地苏醒
围困人民的墙倒了
热土上开出了和平之花。

1989 年

怀 人

椰树林守护着
这一列的高脚屋
木桥接通两岸
村民们来来往往

摩多船载我们来到
这三十年前到过的村镇
三十年眨眼瞬逝
人间可有留下足迹

这间熟悉的高脚屋
仍在椰林中伫立
但这屋子年青的少女
却早已失去了音讯

年青人曾在这儿开会
探讨着时局与前程
虽然是争论不息
但终究行动一致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
闻说少女加入了队伍
到边疆一起战斗
从此就没有讯息

河岸上的高脚屋
岁月磨蚀呈现老旧
细述着这儿有过一场悲剧
多少年青人就此丧失生命

流水仍然不停息
流走了人间多少悲叹
我怀念着失去音讯的少女
也怀念战斗中失去生命的志士

1995 年作
2007 年重修

同里古镇

落叶无声
扣开了这古镇的秋

小桥、流水、人家
炊烟迷恋着檐上的寒鸦

琴声中有唐风余韵
思索起远古的情怀



1997 南京

警 钟

冬天，这风雪呼啸的大地
再次响起警钟

已是六十年前
这古老的南京城
正遭受到日本鬼子大屠杀
血染山河鬼哭神号

三十万无辜男女老幼
刺刀机枪夺去了生命
中国啊，正处于黑夜的中国
忍受着耻辱与痛苦

从九一八到七·七
到更远的甲午战争
中国人民经受血与泪
为大地挣脱枷锁抗争

鬼子的屠杀激起愤怒海啸
无数年青人从军抗日
八年浴血抗战
终换来胜利声浪

这曾经遭受压榨与欺凌
长期沉睡的中国苏醒了
它振起沉重的羽翼
在神州大地发奋建设

古老的南京城年年如是
警钟唤醒人民勿忘国耻
战犯们所犯下的罪行
它们的名字已记在耻辱簿上

1997 年作于南京
2009 年改写

(注) 1937 年 12 月, 日本侵略军进驻南京城, 屠杀三十万男女老幼, 犯下滔天大罪。每年的十二月十三日, 南京城鸣响警钟, 警示人民勿忘国耻。

金 银 街

微雨清晨
小巷的叫卖声
凄清、孤寂

金银街上
自行车开始走动
迎来了霞光曙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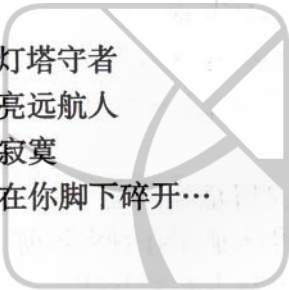
远来的旅人
望向高楼之外的长空
悠思着热带的家乡
正有一场政治风暴

1998 年南京

中国南京大学学者楼位于上海路与金银街交接处。每日清晨有许多小贩在这条旧街道上摆卖。

岩 石

又见那风狂雨大
浪涛打着你的胸膛
千百年了，依然屹立
苍穹下，透出孤独的傲视



遥远，那是灯塔守者
苍茫光晕照亮远航人
伴着恒久的寂寞
狂啸的海涛在你脚下碎开…

1999 年

车过石隆门

黄昏时刻
我们的车子
来到石隆门
这边陲古樸小镇

街灯逐渐亮起
远处苍翠山峦
蜿蜒在苍弯下
呈现出异样形体

这曾是金矿盛产地
华人矿工在百多年前
在这儿拓荒开垦
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异乡

是金矿华工不堪受压榨
揭竿奋起挑战白人政权（注1）
血染山河的石隆门
写下一首壮丽的史诗

古樸的邊陲小鎮
也曾留下年輕人的足跡
他們騎單車到此旅遊
演劇，唱歌，集體討論
為砂拉越的明天尋找方向

石隆門已不再產金
碧湖失去了歡顏
帽山下升起的旗杆夾（注2）
只留下深沉的記憶。

2007 年

（注1）1857年石隆門華工不堪白人拉惹压榨，揭竿起义，起义失败，华工丧生者达数千人。

（注2）石隆門華工組織公司，鑄銅錢，在帽山下豎旗杆夾，旗竿夾迄今已成為華工組織留下的標志。

梦回故园

踏着乡间小路
我在梦中重回故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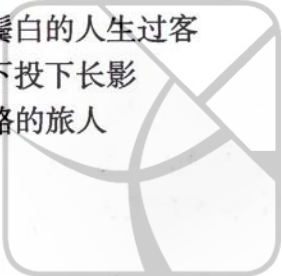
胶林、村舍、农田、池塘
鸡声、犬吠、人语、鸟鸣
构成一幅世外村居图

日本鬼子来了
这里曾是抗日义士避居处
汉奸出卖义士遭受拘禁

鬼子投降迎来是殖民者的统治
青年人举起抗争的旗帜
拘捕监禁，乡村失去了欢颜

我从乡间小路
走向城镇、走向海外都邑
故园早已改变了颜貌
再不见小桥流水
再不闻鸟鸣鸡声

故园早已渺远
人间曾有多少辛酸事
在这儿发生
而我，一个鬓白的人生过客
在向晚天空下投下长影
成了一个问路的旅人



2007 年作

二战日治时期，家人避居至古晋槟岭路广安园，这是田氏族人早期所拥有的家园。多年后这里已发展为住宅区与商业区。梦回故园，拾起的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记忆。

孤 雁

它是一只孤雁
扑打着受伤的双翼
跌落在枯树丛中

已是深秋了
孤雁展开双翼
飞翔在高空中

猎人举枪射杀
企图由此获取美食
大雁于是受害

它跌落在枯树丛中
梦中隐含着痛苦
失去自由的创伤

一阵剧痛使它惊醒
再也不能展翅飞翔
它含泪葬在大地丛林中

2008 年

广场上

无数的声浪
作出波浪似的怒吼

广场上
无数的头高昂
无数的手高举
愤怒在空中挥动

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正义
不同肤色的子民
发出庄严的誓词

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
人为的鸿沟制造了仇恨
群众已汇聚着力量
正为美好的明天而斗争

2008 年吉隆坡

凤山寺

多少回
我路过花香街道上
总会到凤山寺
入庙膜拜

忆及年少时逢年过节
母亲总会带我
到此跪拜圣王公
祈求家人福寿安康

母亲时常忆起
从故乡飘洋过海
到此异邦谋生久居
而今故乡已渺远梦断家山

春花秋月年年如是
母亲早已往生多年
凤山寺依然香火鼎盛
昔日少年只见双鬓霜白

2008 年

夜访普南老者

夜风吹过板壁
冷冷的有虫豸鸣叫

这普南人的长屋
昏暗的灯光下
听老者叙述：

我们从很早的年代
就在这森林居住
靠打猎采摘为生
不知人间岁月长



多少代了，生死与共
我们依然在森林中
靠打猎采摘为生
现在森林被砍伐了
鸟兽被驱散了
河流水源混浊干涸
鱼儿不再来
我们生活艰难困苦

森林被砍伐
我们的土地被侵占
我们的孩子没有教育
明天是什么日子
人间岁月短

夜风冷冷吹着
昏暗的灯光下
映照着老者苍黄的脸
明天是凄风苦雨
或者是阳光灿烂
他们仍得生活
在受创的密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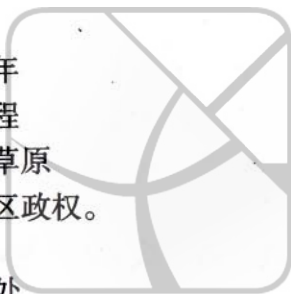
1996 年

1990 年与友人乘船到巴南河上游，探访普南人甘榜。这一土著人口不多，居住生活环境也差。他们仍过着原始游猎生活。有少数仍栖息在树上。原始森林的砍伐，使他们无所适从，而开始有抗争行动。

延 安

山高路远
行车千里
延安已在望。

路经处
坎坎洞洞
遥想红军当年
艰辛战斗行程
穿雪山、越草原
在此建立边区政权。



窑洞灯光亮处
可是当年毛周居所？
延河边已建起巍峨高楼
可还记起当年战斗苦情。

杨家岭、王家坪
留下多少革命足迹与豪情。
远来的旅人踟躅延河边
宝塔山上已呈现明朗的天。

2009年6月

松花江畔

漫步在松花江畔
耳际犹回旋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和煤矿……

七十年前的哈尔滨
正遭受着日本鬼子欺凌
东北大地的儿女们
遭受着无比的灾难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年代
脱离了我的家乡……
张寒晖的歌曲倾诉了苦难
也激起了中国人的反抗

松花江缓慢地流
流过了黑龙江心脏
养育了东北大地的人民
最终迎来了和平解放

在那遥远的热带国度
也曾遭受日本鬼子蹂躏
我们共同遭受被侵略的灾难
同胞举起机枪捍卫国土

虽然战后迎来了和平
但却掀起种族主义狂潮
不同国度不同命运
漫漫长夜何时待旦黎明



2009 年 5 月
于哈尔滨

热 土

赤道上的太阳
永远照着这一方热土

热土上有着丰富的油矿
茂密的原始丛林
以及在这儿繁衍数百年
生生不息原住民

百多年前
筚路蓝缕的华裔先民
到此耕耘垦拓
与原住民共同拼搏
开创了新的生机

这儿曾是西方殖民地
他们长期统治与压榨
人民为此举起反抗之旗
寻求解放与独立
将热血洒在这方热土上

殖民者悻悻然离开了
但寻求独立的人民
却逃不过预谋与诡计
再一次陷入新的牢笼

谁能相信热土永远沉默
地火正在燃烧
喷出炽热的熔岩
将开出自由之花。



2008 年作

萧红故居凭吊

从遥远的南方古镇
来到这北国边城
在呼兰河畔徘徊
追寻着萧红足迹

倭寇侵占东北松花江
多少人走难浪迹他乡
更多人举起反抗的枪
上山打游击保卫家园

上海香港留下踪迹
《生死场》筑下文学丰碑
那是日本铁蹄蹂躏香港
你命丧在那晦暗的日子

静静的躺在浅水湾畔
卧听海涛闲话十多年
是友人为你迁葬白云故乡
为你筑一座巍峨墓冢

呼兰河早已改了面貌
昔日小城不再荒凉
而今乡人为你建纪念馆
让后人追忆这早逝的英魂

2008 年哈尔滨

萧红于 1942 年 1 月 22 日病逝香港，葬于浅水湾畔。1957 年 8 月友人将之迁葬广州银河公墓。著有《生死场》，《呼兰河畔》等多部小说与散文。



夜的茨厂街

夜的茨厂街
这吉隆坡的老街市
人潮喧嚣、热浪翻滚
街边的熟食档
老外闲逸喝着啤酒
欣赏来来往往的行人

一辆长型旅游车开进来
涌出数十名旅客
他们正是来观赏
这喧闹的街市

突的一辆摩多车飞驰而来
那黑皮肤的骑士
掠走一位妇人的背包
迅速消失在人们错愕中

夜的茨厂街
陷入了紊乱与骚动

2009 年

附录

一瓮久藏醇美的酒

~~ 读田農诗集《子夜诗抄》

徐然

本州社会、历史学者田英成博士，在年纪上，他比我小好几岁，然而在文学道路上，他却“出道”很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当时不过十多廿岁，已驰骋在几乎一片荒芜的砂拉越文学原野上。进入 60 年代，才华横溢的他已出版新诗集。《子夜诗抄》由香港汉学出版社出版，他可说是早期砂拉越新诗的代表作品。

田英成，笔名田農。（《子夜诗抄》是以田柯为笔名）在砂拉越文学发展史上属于第二代，也是依据他的著作《砂华文学史初稿》的分析。砂华文学发展迄今，算起来有 90 年以上的历史。砂华文学的发展深受 1919 年中国“五·四运动”之影响，发展至五、六十年代属于第二代。田農即是第二代写作人的一位佼佼者。

田農写诗的年代，是反殖运动勃发、局势风云激荡的年代。写作人热情澎湃、极富战斗性的各种形式作品雨后春笋出现。特别在本州三大市镇的三家左翼报纸之副刊，更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出现。可惜辉煌时刻为时不久，在 1962 年 12 月的同一天内，三家报纸全被查封。砂华文学滑入低潮。很长的一段时间，文学界人才星散，文风颓丧。待再度兴起之时，已是一番不同面貌。

田農的《子夜诗抄》只剩寥寥几本复印本。我幸运获得一本。几度夕阳红，人事几番新。今日阅读，感怀良多，犹如本书后记所说：“翻开记忆底页，过往只是一首苦涩底诗，徒增生命的皱纹。”又“这里有太多的忧悒和沉重的记忆。”

田農写的苦涩的诗曰：“……纵使自由是一只苍鹰 / 蓝天里有太好的阳光 / 然而锁链依然紧紧 / 只有梦里叫着反抗的呼声。”

在另一篇《老人》诗中，诗人写道：“生活是污秽的泥潭 / 葬埋了青春的欢笑和悲哀……”

诗人写诗时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的作品充满激情。在“红的黎明”中写道：“在黎明前的一刻 / 踏着燃起的火焰 / 我看见了 / 光中有明天。”

“九月的原野”充满生活气息的编章。拜读之余，有更多的感触。60年代初期，田農赴香港深造，在香港写了不少诗篇，也收集在《子夜诗抄》中。

田農在香港攻读社会、历史学，长期从事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踏入社会后，历任多家华文报章的主编与社论主笔。他博闻强记，记忆力超强，是研究历史最需要具备的基础条件。他是研究砂共斗争历史学家，曾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

田農有意将他的《子夜诗抄》再版，这是荒凉寂默的砂州文学界一项喜讯，特别有意义。

2010 年

《热土》里的激情与憧憬

李佳容（煜煜）

欣悉外子田农的诗集《热土》即将付梓，我由于对此书有一份特殊感情，遂自荐写篇文字，不能算是评述，聊表心意罢了。

《热土》是田农第一本诗集『子夜诗抄』的延续，书里的每一首诗可谓都充满作者的激情、悲情与憧憬，那是有感于当时自己国家处于殖民地统治人民生活不自由，心中郁闷、心情沉重之下所抒发的一种忧国忧民之情怀。

这本诗集，到目前为止，乃是田农已出版的第二册文学创作，前半部均是青少年时代的作品。踏足社会后，他数十年大都在报界从事新闻工作，平日以写社评、政论等理性文章，著作方面也以政论、海外华族史研究居多。直至退休后，到吉隆坡数间大专院校任教那些日子，他久已隐藏的诗性才逐步抬头，陆续又再创作数十首诗，因而有了《热土》这一感性诗集的出版。我为这些篇章感动，主要还在于全书字里行间充满时代脉搏的跳动，阅后感同身受而牵动着每根

神经。

综观《热土》，看得出作者自始至终关怀着国家社会及民生疾苦。如：“黑暗鼓住了翅膀，大地依然在无止境的饮泣。/苍天悠悠，这群人，蓬头垢面，依然彻夜抖擞往前走。有谁能点起把火，照破氛围？/向大地叩门吧，在这曙色欲来的前夜，向着长空，吹起黎明底号角。『叩门』这首诗有着忧伤的情绪，在同情悲切的同时，作者展望曙光的到来。

另一首『九月的原野』，作为诗人的田农对他所热爱的土地与穷苦的人民，提出了有力的控诉。原是丰衣足食，和平宁静的国土，却因帝国主义者的掠夺和欺压，使美好的家园陷入困境。请看：“九月的原野是寂寞的，那年迈古稀的农夫，走过崎岖的山路，气喘使你的脸色更阴悒，古铜色的腰显得更伛偻。——哦，那忘不了的恐怖时代啊！你年富力强的儿子，为了不愿意做顺民，反抗的死在日军的刺刀下，——生活永远是一曲苦难之歌——寂寞里隐伏着深深的悲愤。”这是令人感伤的年代，从此生命里只有寂寞与悲愤。

《热土》是一部反映现实社会，情景交融的诗作，内里亦不乏优美的诗句。如：『黄昏』的“把隐秘的韵味挂在古老的屋顶——然后把剩余的劳动力装

进扰攘的机器上——然后在酒杯翻滚出一个天地。——”。另一首『旅人』更是我的最爱，不但诗情浓，意境更佳。他说：“我在微雨中踱步，踱步于苍茫的路。/苍茫的是路，苍茫的是雾，苍茫的是曲折的人生路。/秋风冷冷地吹着袖口，旅人感到落叶的沉重。/路灯显出了孤独的影，孤独的是旅人的脚步，/我在微雨中寂寞地踱步，数落着人生的来路去路。”

《热土》还带给我们憧憬。『红的黎明』诗句：“在黎明的前一刻，踏着燃起的火焰，我看见了——光中有明天。”。『决议』里也说：“但时间已迫近明天，明天将是一个多彩的日子。”

作为一位社会文史学者，田农以其诗歌创作展现出他的文学才情。他一生广泛阅读，个人藏书甚丰，这些包括文史哲学的书本，乃是从中国、香港、台湾及吉隆坡搜购而来，可以说，他一生是与书本结下不解之缘。

以一位年轻诗人转型为报人、大专讲师，他以个人丰富的人生历练，将后该可在文学创作与文史研究方面多所发挥。身为内子的我，诚挚地盼望他的散文或小说亦早日面世。

2010年3月31日



犀鳥叢書五十八

熱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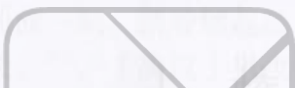
著 者：田 農

出 版：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
PERSATUAN PENULIS ALIRAN TIONGHUA SARAWAK
P. O. BOX 1356, 93728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印 刷：優勝印務
YUSHAN PRINTING
Lot 1565, Piasau Jaya Industrial Estate, 98000 Miri, Sarawak.

版 次：2010年5月初版
國際書號：978-983-3233-12-0
定 價：馬幣15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田農著作一覽表

1. 子夜詩抄（詩集） 1965年
2. 砂勞越華族社會結構與形態
1977年 1991年（再版）
3. 文學與社會 1983年
4. 砂勞越華族史論集 1986年
（主編）
5. 砂勞越共產組織研究 1990年
6. 砂勞越華族研究論文集 1992年
（與饒尚東博士合編）
7. 解凍的時刻（評論） 1994年
8. 砂華文學史初稿 1994年
9. 政論選集 1997年
10. 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 1999年
11. 田農文史論集 2004年
12. 歲月章回 2006年
13. 馬來西亞-砂拉越
華文詩選（1935-1970）
（主編） 2007年
14. 馬來西亞砂拉越戰後
華文小說選（1946-1970）
（主編） 2009年
15. 熱土（詩集） 2010年



ISBN 978-983-3233-12-0



定價：馬幣15元